江南野史/卷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江南野史

全書始

卷一

下一卷▶

江南先主姓李，名昇，字正倫。其先唐憲宗之子建王恪之後。祖志授，署為徐州判官，卒於任所。父榮，有器度，不事產業，每交結豪傑為事。屬時離亂，群盜蜂起。朱梁統制天下，而楊行密專據淮南。榮乃感憤，欲圖興復之志。然無少康一旅之眾，數區十里之地。久之，聞賊夏韶之眾甚盛，欲因之以成大事。既往而說韶曰：「僕大唐之後，少失怙恃，遭世多難。先祖基業蕩然，橫流為人所有。自料以高祖、太宗之遺德，宗祧社稷，必未杜絕，其間子孫必有興者。吾雖不調，夙蘊壯志。聞公英雄，士卒勇勁。吾欲因公立事，共取富貴。苟成霸業，古言魚水未足為喻。」韶感其言，於是從之。遂率眾自海入淮，轉掠沿岸郡邑。至濠梁間，眾至數千人，軍勢頗盛。郡邑與戰，多為所敗。行密聞之，因自帥師攻之，數敗，乃為所擒。因捕其家，盡誅之。

時先主方數歲，且異常兒。濠上一桑門與行密有故，乞收養，以為徒弟。後行密大將徐溫出師濠上，見先主方顙豐頤，隆上短下，乃攜歸為己子。先主雖少而天性穎悟，夙敦子道，朝夕起居，溫清左右，承顏侍膳，過若成人。及遇溫戚屬皆能俯躬迎奉。溫婦見之而頗鍾愛，撫養無異。逮十餘歲，溫知其必能幹事。遂試之以家務，令主領之。自是溫家生計、食邑、采地、夏秋所入及月俸料，或頒賜物段、出納府廩，雖有專吏主職，然能於晦朔，總其支費存留，自緡疋之數，無不知其多少。及四時伏臘、薦祀、特腯、燕饌珍餚、賓客從吏之費，概量皆中其度，逮嬪婢嬖姥、寒燠衣御、紈綺幣帛高下之等，

皆取其給，家人之屬且亡間言。

溫之嫡子皆好聘田獵，先主唯習書計，暇則肄射所，所志必精。遂用徐姓名知誥。既長溫為娶其婦，亦能奉蘋藻致柔順之美。

溫嘗臥疾，唯先主躬侍左右，至於糞溺皆親執器，動至連月逾時。扶腑出入，或通宵達曙曾不解帶；或夜聞謦欬，乃率婦往者數四。溫於幃間聞人至則問曰：「汝為誰？」對曰：「知誥在。」斯又問曰：「彼更何人？」對曰：「知誥之婦。」溫見其篤於孝養而復能幹家，知非常品而諸子難及。乃曰：「吁！汝雖異族，吾無親疏。」先主聞之愈謹。未幾，溫起。先主婦卒。溫知其篤孝，為之感嘆久之。溫指侍右一姬謂先主曰：「此必有福。自歸吾家而門戶長益不啻數倍。汝可婦之，奉汝箕帚。」

遂生嗣主及諸王後。溫凡出征討而疑其帳下，故先主常得奉侍，遂習熟武事，因能騎射，起家為偏將。會宣州叛亂。時溫已秉軍政，遂命大將柴再用討之，以先主監軍事。既至，乃帥部下先擊之，賊平，先主功居最，遷昇州刺吏。時諸郡皆以兵甲為務，而先主專尚文儒，延納多士。未幾，會親信饒洞天薦南昌人宋齊丘，一見與語終日，館於門下。諮訪政治，齊丘遂說，宜頒布六條以率群吏，定民科制，勸課農桑，薄徵輕賦，禁止非徭。在位十餘年，民庶豐實，郡邑安堵，禮律修舉，庶位公廉，城郭浚固，軍器充積，兵士輯睦，人樂為用。義父溫聞其完葺，乃以嫡子知訓居廣陵輔政，來自領之。遂移先主刺守京口，未逾期而知訓為大將朱瑾所殺。初知訓秉政，朝廷譽之為昌華相公，因是輕肆驕傲，辟命卿將，鎮戍藩翰，多所不道，瑾頗禦之。瑾為人悍毅勇敢，決烈獨任。唐末屬朱梁篡逆，瑾為郡守，拒命不從，梁師屢征不克。會其兄珙以別郡先降。梁祖親討瑾，乃遣珙於城下，諭令歸順。瑾大怒，乃偽開壁，請與兄語，遂飛刃刺殺珙。梁祖惋歡，攻圍愈急，遂亡歸淮南。

時人壯之，呼其小字為朱湣哥。瑾既殺知訓，乃持其首詣吳主。

主曰：「他有父在，非孤敢聞。卿善自為謀。」瑾乃大呼於市朝，因欲作亂，時無附之者，遂自剄。先主乃率部下渡江以定亂。瑾已死，吳主遂委政先主，遷在僕射，參政握兵權。軍國之事莫不已出。越人寇毗陵，先主以府兵拒之。大戰於無錫，越人奔潰。鄰境之內唯錢氏為仇。因是與之和好，兵甲遂弭。

乃傾意折節，奉上接下，禮待將校，推其慈惠，致之腹心。以寬簡優，柔存恤驍勇，夙

將元寮素所跋扈者無不樂從，互與歡飲。士民富實，桴鼓不聞，朝廷頹綱以禮振舉，上下既入，遠邇樂推，呼之為「政事僕射」。大江南北封境之間，二十餘年治平如砥。乃治府署之內，立亭號之曰「延賓」，命宋齊丘為記，以待多士。於是四方豪傑翕然歸之。或因退休沐之暇親與之宴飲，諮訪闕失，問民疾苦，夜央而罷。時中原多故，名賢夙德皆亡身歸順。乃使人於淮上以厚幣資之，既至縻以爵祿。

故北土士人向風而至者迨數十人，羽翼大成，裨左彌眾。或人讒先主於義父溫曰：「軍國大政請以嫡嗣承之，不得假於他人。」先主聞之，乃表乞罷政務，而宋齊丘諫之，請緩其事。迨數日會溫發疾卒，遂止其議。時義弟知詢代嗣父鎮江陵，遙總朝綱，每與先主爭衡。因使說之入朝，遂吳主之命，留而不遣，罷其政權。由是先主始獲專任，朝野歸附，位望日隆。遷侍中、中書令守，太尉都諸軍事，遂襲溫故事，出鎮建康，以長子璟參政，進封先主為齊王，加禮。建齊國，置百官，以宋齊丘、徐玠為左右丞相。遂受吳禪，奉吳主為讓皇，徙居丹陽宮，改吳年號為升元元年，尊義父溫為武皇帝，義弟知證等請歸姓，先主尤懷徐氏鞠養之惠，不忍改之，百官堅請，於是復姓李氏。

立大唐宗廟，祀高祖太宗而追尊四世，祖恪為孝靜王，奉考榮為義祖，封徐氏二子復為王，諸孫男女各為郡縣主，百官進位有差。乃祀郊圜丘，禮畢，群臣皆賀，復上尊號，遏而不行。

郡邑報符瑞者數十，亦止而不書，以丞相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。

將行，請使通好契丹，遂以宮女繒彩珠璣遣泛海而行。明年蕃使亦至。於是交聘往來者不絕。是時江淮無事，累歲豐稔，兵食盈積。而梁宋屢亂。群臣咸言土運中興，宜復先代疆宇之請。

其歲吳越災焚，其宮室府庫甲兵殆盡。群議請其弊，諸將奮勇者頗庶。先主不納，遣使唁之，厚饋幣粟以周其乏。殆將假而率之以入中土。未幾，會先主疾篤，使召宋齊丘受顧命，托以後事，長子吳王璟嗣位，即日殂於正寢。時昇元七年，年五十六，謚曰孝高，廟號烈祖。先主身長七尺，姿貌瑰特，目瞬如電，語言厚重。望之懾人，與語可愛。少遭迍難，長罹兵革。

民間疾苦無細不知。初建康有處士汪臺符，上書陳九患利害之說，皆親閱覽，窮究減否，不恥下問，稟而行之。自登位之後，遣官大定檢校民田，高下肥磽皆獲允當。人絕怨咨，

輸賦不稽。

然而仁孝之誠頗動天地，園丘之祭，天奏月延三刻。是時上旬，月當三更而沒。升壇之際，皎然如日，禮畢而落。時饒州余千民母因抱攜其孫失手墜地，其子怒拔刃斫之。刃且未及，自腰而下忽陷於地。先主遂命作闊刃鏟之。又吉州豪民龍氏鬻穀不售，上神崗禱廟求旱，為震暴所殺。迨末年慤敦慈恕，山林藪澤禁止以時，恩澤渙汗及被吾民。曰：「民各生父母，安用爭城廣地，使之膏血塗於草野乎？」自握王權至禪位，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，蓋不得已而為之。將終乃謂嗣主曰：「德昌宮凡積兵器緡帛七百餘萬，吾死之後善和好鄰境，以安社稷，不可襲煬皇之跡恃食阻兵，自取亡覆。苟能守吾言，汝為孝子，百姓謂汝為賢君矣。」殂落之日，四方黔首嘆息涕泣而輟其食。初有禪之意，忽夜半寺僧撞鐘，滿城皆驚。逮旦召問，將斬之。

云：「夜來偶得月詩。」先主令曰，乃曰：「徐徐東海出，漸漸入天衢。此夕一輪滿，清光何處無。」先主聞之，私喜而釋之。又天祐中諸郡童謠云：「東海鯉魚飛上天。」東海，徐氏之望，鯉，姓也。天時人事其符有如此也。